



南
存
書
六



リ 8
1735
110



U8
1735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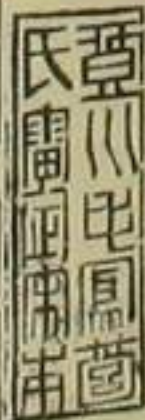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

劉瓛弟璉

陸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
 惠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璉亦有
 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
 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
 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桺樹謂瓛
 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
 為祕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
 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彭城



郡丞尚書祠部郎竝不拜表粲誅璪微服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
乍召璪人華林園談語謂璪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璪對
曰陛下誠前執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
危矣旣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璪使
數入而璪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璪爲中書郎使吏部尚
書何戢喻旨戢謂璪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
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卽後授璪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
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
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璪兼總明觀祭
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璪終不就武陵王暉爲會稽
太守上欲令璪爲畢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
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璪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

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
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
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
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厲於
階級之次見其繼縷或復賜以衣裳表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
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
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
有身病而求歸已上五字宋本
作徐令上文長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
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
而帶帖薄祿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
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
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

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
慕君王之義驥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
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
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
並不拜獻姿狀織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
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
主人未通便坐問答在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
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表世祖為獻立
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獻曰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
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獻
學者彭城劉繪順宋本作從陽范縝將厨於獻宅營齊及卒門人受學竝
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獻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

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獻小名
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為獻娶王氏女
王氏椽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獻即出其妻及居父喪
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為獻立碑謚曰
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獻講月令畢謂學生嚴
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時
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
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陵音律乖爽以下北齊本作
獻以為然四字仲熊
歷安西記室尚書左丞獻弟璡

璡字子璠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
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為武陵王
畢冠軍征虜參軍畢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必落俎膳夫之

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兄嶽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嶽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王簿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

賀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奏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將軍襄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遐啟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主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伐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

王濛彈劾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罪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霸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竝不歸罪皆爲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在今龕鬻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

二案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今遐所糾旣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餐之貴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鑒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矇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

謾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
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明年轉給事中祕書監
遷吏部四年復爲祕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爲輔國將
軍鎮北鎮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
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
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
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
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
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
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
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道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
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

代於時政由王庾皆備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
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
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
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唯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竝
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
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
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
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
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
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
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
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

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康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侍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騎常

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北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謚靖子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王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取所不爲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時東海王摛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

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悅用爲永陽郡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
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起石
渠明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
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主炎漢之卒
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竝軌故老以爲前脩後生未之敢畏而
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與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
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
道宋氏以文章閒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建
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端宋本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
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
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

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歆承宋本

馬之後宋本

作異時

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宋本

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
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璉居闈室立操無
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晉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終

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一

晉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
 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
 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
 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
 昭儀生邵陽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
 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
 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十五二十二皇子早亡
 子珉建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難隨世祖在

世祖

盆城授寧朔將軍仍爲宋邵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
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爲使持
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
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
公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
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慙順或貪險崎嶇
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
完鉞槩徵具顧盼左右叱咤自專適宗斷族排輕斥重宋本脇逼津隸
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
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賊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
無窮旣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疆寺却
攝羣曹開亭正榆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

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
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
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卽許附
申缺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思科筐微闕總籬撻肆情風塵
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狃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
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項者令長
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几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
指賜勅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旣各奉別盲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
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及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
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
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
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

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爲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暨安封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薪蘇郡閭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遺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啟遣五官殷灞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

十四頃脩治塘過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官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卽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汗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禿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

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好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囹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譬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災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

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與密蠻寇熾疆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夔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寘固亦恒事自青德啟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旣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啟曰臣一月入朝六登玫瑰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青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導嗜穀價雖和比室饑嗛縑纊雖賤駢門裸質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與區地惟河輔百度所

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剋園桑品
屋以准貨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
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
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
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
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
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榷革
相繼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縱令小民每嬰
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輪直進違舊科退容
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他邑民特允貧連年失
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
申原寬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

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温飽
而賦歛多少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
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貨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俠
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
野未閑必加倭誑罪無大小橫沒貨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
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
鼎姓貽譽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
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
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
寄名軍牒勳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殿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
差調補寔充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
二年間可減大年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三十人侍中如故移居

雞籠山邱集學士抄五卷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拾致
名僧講語佛法造經俱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
子良諫曰鑿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
羽甚微從甚微之懼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
牧事罷遂乃寃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
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
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騫外野交待踈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
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
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
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
檐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
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項市司驅扇租估

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
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
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
若不啟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
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
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
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
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歡乃以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
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宋本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
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
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
德有此果報所以月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御若此每至

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爛陛下常日捨財修福臣私心顯顯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啟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游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啟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啟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啟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宜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承世祖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小悉與詳○末口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太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爲三十人本官如故

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
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
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
悅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
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訟情
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
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宗具瞻允集
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燦曜台陛五教克宣敷
奏端朝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規徃哲
方憑保佑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
龜謀襲吉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

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轡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
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
章王疑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
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內
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
良立碑事不行子昭曹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爲寧朔將軍
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衛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
年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建元元
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
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
武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

入其夜大鑿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景雋啟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景雋具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胃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胃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胃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閣柔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胃昭胃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胃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

死月許日不復出游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胃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麀騰中得其事迹昭胃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胃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胃子周雍本作同監利侯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卽位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瑋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鎧亦

是銀可卽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啟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鬱林卽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卽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

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怙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軍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疑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疑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

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啟上勅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勅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修之曰既以降勅旨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啟無江愈名欲釋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詣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齊仗數百人檢捕群小勅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詣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詣之等疑畏執錄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

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充天等蒙稍

陵城臺軍大敗尹略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口順宋本諱領兵

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

死啟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啟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

勅遣胡詣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

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

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

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

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啟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

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為蚩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贈劉寅侍

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雲粲黃門郎周彥驍騎將

軍寅字景糞高平人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

人關隴豪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跳子鳴嘯上留目
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疑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
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
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
德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纍但韞矢倒戈歸
罪司戮卽理原心亦旣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魂莫赦撫事惟往
載傷心目昔閔榮伏厲愴動墳園思荆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
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積缺周之爲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
下天矜爰詔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葦輜雜之容薄申
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
以臣繼別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
歸體琬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上

不許先是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永明二年出
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四年進號
右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
史持節如故尋進號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
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
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兗州
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護軍主玄邈征九江
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爲持
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爲豫
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

宣城太守明年爲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勅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鬱林卽位卽本號爲大將軍子懋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達時爲征虜屯襄陽欲脇取以爲將帥顯達密啟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顯達入朝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

曲便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缺其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州衍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泝流下上至夜回下襲益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旣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

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略曰吾比連得諸處啟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爲其備不可蹇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連已勅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可使人數往南門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堺皆爾不如法卽問事又曰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卽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設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啟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用之品格不可

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啟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鬱林立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

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墜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

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湛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曰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南

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
彭城刺史二郡太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
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
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
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
答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年爲東中郎將吳
郡太守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還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
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誅世祖
諸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
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
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
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
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
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
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盛寵子琳鍾愛永
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綦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
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爲

尼高宗卽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
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
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
尊手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韶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
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搢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
之道未涉習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朝出
閨闈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
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
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祿
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

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
倉卒一朝艱難摠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是寄遺惠未
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
勿蕃盛寵南郡南康

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張融字思光

張融

周顒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為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餽錢帛融獨餽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仕祿出為封溪令從叔承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

張融字思光

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
之妙闕樹暹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
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崖阨於陋之窮駿波虎浪之氣激
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路糝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
連韻共風蕩洲礫角去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
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
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
珠岫珞峯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續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
照冰霞洪洪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虛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
雲無從而空滅 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貞去我混
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
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

之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
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
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
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喏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融文
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
賦實超玄虛但悵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凱之與融兄有恩好凱
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下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
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
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
口沒奚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亡
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

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
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劉劬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劬
不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
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
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
義宜事難暢爲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
史融啟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
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
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旣長束
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
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
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

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
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侄俱孤二弟頗
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甲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
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太祖太傅掾
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
不許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
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爲太尉時時與融款接見融常
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
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
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
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
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臆視澄曰都目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

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摠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豁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頰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曾質僚融食炙始畢行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宋本終不言方插食指宋本牛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宋本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

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上成墳至是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贖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旅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

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
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
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
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
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
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
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
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
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
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
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
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銅爲吾每以不爾爲

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交音
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旣不能
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隕家聲汝若不看父祖
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
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
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祖虎頭員
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
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
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
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顥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

帝所爲慘毒之事顯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
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
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顯顯善尺牘沈攸
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顯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
王參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顯言之於太守
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蹙
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催臂
斫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
有粗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
筋當書偃筆爲之以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
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蹟
唯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

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
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東宮顯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
直侍殿省復見賞遇顯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
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
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
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顯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
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
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
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
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
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顯於
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

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顓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心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

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開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岷議大怒胤兄點亦遁節清信顓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捕資之以永彼就寃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喙飛沈使人物憐悼况可心撲襠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圍量肉揣毛以挨枝

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
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
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
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文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晷夜
鯉不能不取備屠門才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
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駟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
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醜一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
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
腴自汗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顯卒官時會王儉
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崔琰聲姿然後能不憚雄

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金等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于
宋本

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翻陸
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擯務在連衡不謀銷
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張融海賦文多

諸本同

南齊書卷四

列傳第二十二終

西川中鳳園
氏書館

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西川中鳳園
氏書館

王晏

蕭湛

蕭坦之

江祐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祕書監晏
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
王撫軍板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燮為郢州晏為安西主簿世
祖為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
僚皆隨世祖鎮益城上時權勢雖重而眾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
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留為上征虜撫軍

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
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
啟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尋領射聲校尉不拜世祖卽位轉長兼侍
中意任如舊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
喪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籍晏勢宦多歷通官晏
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普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
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
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
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踈漏
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州刺史晏固
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
時令王儉雖貴而踈晏旣領遷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

議謚上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以來不
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
自解上欲以高宗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宋齊清幹有餘然不
請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
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
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崩遺旨以尚書
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鬱林卽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
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
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
五十人入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
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二十人侍中令
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

虜動給兵千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
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
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以此
愈猜薄之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
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
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
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
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僉人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
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啟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
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
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間閭凡伍少無持操
階緣人之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略疵瑕遂升要重而

輕跳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容十手
所共指旣內愧於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頻授蕃任輒辭
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
心力迺爵冠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
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
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命同惡相濟劍客成群弟詡凶愚遠相唇
齒信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粲備告姦謀朕以
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覬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
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
用微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具存
昔漢后以反唇致討魏臣以蚪鬚爲戮况無君之心旣彰陵上之
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未敗數

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湛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參軍湛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湛於太祖爲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湛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勳勲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湛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湛口啟乞景真命太祖不悅湛懼而退世祖卽位出湛爲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兵仗悉付之心營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臥疾延昌殿敕湛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湛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湛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湛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旣在後宮不出唯遣湛及蕭坦之遙進乃得聞達湛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

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眾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略。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特進，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堰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爲申論。上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俸會早預驅馳，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兼隆。內摠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荅。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覲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衛，互爲唇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况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

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俸會早預驅馳，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兼隆。內摠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荅。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覲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衛，互爲唇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况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

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意無謂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爲殿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廸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諶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使誅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諶弟誅與諶同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諶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

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閣以勲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南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於官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討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旣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士遷都尉遷都應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

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謀違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瘦剛狠專執羣

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隣司徒右長史祐姑爲景皇后少爲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潁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爲吳興以祐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錄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

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昶爲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
誅對直東府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
傳昶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
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
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昶誅憂虞無
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議定加昶寧朔將軍高宗爲宣城王
大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昶入帝喜以示昶曰得此復
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安陸縣侯邑千戶昶祖遵
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
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昶以外戚親要勢
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
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昶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

轉右僕射昶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卽位
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昶兄弟至是更直殿內
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昶
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
帖敕時呼爲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
昶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旣彰昶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
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
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且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
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昶議欲立建安王寶寅
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命徵旨動昶昶弟祀以少主
難保勸昶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昶遲
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

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
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
靜以鎮之耳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表文曠以王敬則
勲當封祐執不與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
祐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
祭酒祕書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
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歆字偉卿
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
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祐若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
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
平都縣侯千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祐衛將軍暄散騎
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運
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虧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
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先流棄
子如遺曾徵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
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
維廢典異論終用乖疑

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終

西川屯鳳閣
氏唐何南甫

南齊書卷四十三

西川屯鳳閣
氏唐何南甫

列傳第二十四

江斡

何昌寓

謝瀹

王思遠

江斡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
著作郎為太祖所殺斡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
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
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
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斡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晏賞留
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斡庶祖母王氏老疾

南齊書

敦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爲衛軍重敦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加寧朔將軍從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太祖卽位敦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敦出繼從叔恣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從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敦一人傍無眷屬敦宜還本若不欲江恣絕後可以敦小兒繼恣爲孫尚書參議謂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敦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臧利

世祖遣信檢覈敦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啟上曰江敦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敦好文辭園暮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啟世祖曰江敦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敦常啟吾爲其臯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卽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敦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卽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

年卒年四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倩
啟遵教令讓不受詔曰敦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
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潯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太常昌寓
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
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儀曹郎建
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夙素見重母老求
祿出爲湘東太守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
誅昌寓痛之至是啟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
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
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
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慙之非古人所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

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
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闔無執戟之
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
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
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
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
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紆憤仰希
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
德於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
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
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
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寃寃之下時

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揚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可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

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以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矣太子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脇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未惇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內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

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謚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引徵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祿大夫瀹四兄颺朏顥從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朔人廣衆

之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毋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劫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瀹聞孝悌毋訴乃啟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欵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烧郡外齊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

詔竝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
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瀟瀟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
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卽位瀟又屬疾不視事後上
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瀟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
從命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瀟共載還
令省欲相撫悅瀟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瀟謂之
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
將軍兄肱在吳興論啟公齊稽晚瀟輒代爲啟上見非其手迹被
問見原轉侍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
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兄肱爲
吳興瀟於征虜渚送別肱指瀟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瀟建武之初
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

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肱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
禪靈寺勅瀟撰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
歲父卒祖引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
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
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
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
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王車騎
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
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
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
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

許之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
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為吳郡世祖除思遠為吳郡
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以疾解職還為司徒諮議參軍
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為使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
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
太守沈昭略賊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
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
晏為尚書令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啟
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
本有命不復以塵蹟北齊本為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
悽悽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
其一節臣果不能以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已謬

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靈守福本本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
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
不足為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為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
夫不為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
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
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
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替
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
決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
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脩立身簡潔衣服牀
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

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今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
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既
誅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
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思遠與顧暲之友善暲之卒後家貧思
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暲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
歷官府閣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
議兼著作與思遠竝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
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微永元中爲江州
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大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
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謝獻壽觴載色載

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魏川生鳳園
氏園園南甫

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魏川生鳳園
氏園園南甫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辛之著作郎竝為
子劭宋本作太祖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
 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
 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鞅為治書御史蔡准所奏
 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為司空太尉二府參
軍安成宋本作武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
 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
 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為太尉諮議

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
還爲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
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步閑容止與太
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
爲宰相轉充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
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
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此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
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曹令史陳
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
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
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
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

立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齊
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
多以委之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
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贊高宗入殿
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
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
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卽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
策勲進爵爲公增封二千戶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
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北虜動詔孝嗣
二卽頓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
領本州中正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
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

率府晝卧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
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
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
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侍罪家巷耳固讓不受
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
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墾里長穀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
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卽以當今
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旣殷漕運艱澀聚糧
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
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澗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
邊備旣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饑色可爲嗟歎愚
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

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
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
所啟允合請卽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
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
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
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
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
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
祐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情惶惑見孝嗣
入宮內乃安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
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各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
准有膽力領軍隸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

無用于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鉉匡翼之誠無聞諂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寬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祕書郎以慶之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戶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爲寧朔將軍

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褚圻平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銜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

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啟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要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啟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竝喜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卽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

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寓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主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邑彪棄縣是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琚之並逃走

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爲天子宫縣解爲天子宫弟紹之爲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爲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數千口爲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寇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焉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

付東治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預至今
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
日而殄要斲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
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
赤奮等縣爲百劫破掠竝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
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不敵
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
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
暨縣爲劫所破令陸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
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匿職啟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
因承乏總任是尸消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
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魯宋本諱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虜

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

魯宋本諱

等綠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

魯宋本諱

文季

原文季固讓會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
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
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
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箠及彈
棊箠用五子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
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爲府隆昌元年復爲
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
景儁宣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
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太子詹
事增邑五百戶尚書令王晏常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
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二年虜寇壽

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
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門嚴加
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爲千九百戶尋加護軍將軍
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
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三百人於宅掩
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
宮城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
文季給北齊書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
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
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負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
而不荅見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
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

元年贈侍中司空謚忠憲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末爲相國西曹
太祖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
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永明初
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郎南郡王文學華選以
昭略爲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昭略建武世
嘗酒酣與謝瀹善缺累遷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
安王遙光起兵東府執昭略於城內昭略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
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
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
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
略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唯民天足食足兵民之信矣屯田之略實重

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
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壇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
或鍾饑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
耕急則從戰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
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
經歲引日凌風泝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
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
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
待敵宋本商本孝嗣當感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
動斯議始為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豐城歷仕音儀孔
昭為舟等溺在運同消

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終

薛以生鳳崗氏圖印

按北齊本沈昭略傳與舊監本不同○元年出
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
還臺至是與文季俱
被召入華林省之

為臨海太守御史中丞累遷侍中冠軍
府執昭略於城內昭略潛自南出濟淮

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遙光
遙昌

遙欣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兄
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
安定太守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
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為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
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為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
故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為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

西川毛鳳閣
氏關西周甫

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
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
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卽位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
珉字雲璵世祖第二十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
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
追封謚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
曰脩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
世謚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
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爲神鳥而
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遙光字元暉生有覺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世祖諫

乃以遙光襲爵初爲員外郎轉給事郎太孫洗馬轉中書郎豫章
內史不拜高宗轉政遙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年除驍
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
軍如故又除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
蠻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內頻五除竝不拜是時
高宗欲卽位誅賞諸事唯遙光共謀議建元元年以爲持節都督
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遙
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憶車鼓吹
遙光好吏事稱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
賢門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殺上以親
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
泰元年卽本位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漸

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
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
光旣輔政見少主卽位潛與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
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便星速急下
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侯召遙光入殿告以祐罪
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
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平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
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江祐後
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慮見殺八月十
二日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
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風及諸僮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
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

言便至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焚燒城門公但乘輦隨後
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停輦處分
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有變至日
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遙光曰逆從之數皎然有徵干紀亂常刑茲
罔赦蕭遙光宗室庸才行鄙薄纒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
恩加猶子禮絕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闔隍爽闔
踰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話言在耳德音猶存侮蔑天
明罔畏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犯竊發京畿自古
巨豐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
廟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垣之屯相
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
籬門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

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起兵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弃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見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於暗中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遙光未敗一夕城內皆夢羣虵緣城四出各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焚燒屋宇且盡遙光府佐司馬端爲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樹殺之劉渢遁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內人渢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濂事渢亦謹詔斂葬遙光屍原其諸子追

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遙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遙欣爲持節督兗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仍爲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荊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遙欣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遙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書丞興元元年除黃門侍郎未拜仍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縣城公千五百戶未之鎮徙督豫州鄆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朱選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颻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旣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王廢立有其例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

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卿言美而乖實未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舊好宋本作美無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來爲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

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內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遙昌永泰元年卒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爲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爲祕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

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遷侍中世祖卽位遷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爲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五年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于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

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戶子寶暉嗣爲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暉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宵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暉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寶暉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暉在城內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首詣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暉爲太常寶暉不自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胙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胤貞興子孫竝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